



缓解焦虑的“药”有鄙视链，半数以上发烧友是高学历 看看这群人怎样“玩”咖啡

□本报记者 高云

前不久，在索菲亚建筑艺术广场进行了一场“针管咖啡大赛”——参赛者用像玩具似的巨型针管制作手冲咖啡；评委现场“盲品”，先把杯子打乱顺序，然后依次用小勺品尝，最后喊着“一二三”同时把勺子放在口味最好的咖啡杯子上，哪杯咖啡上的勺子多，制作者就胜出一轮。

这个有点像“成人版过家家”的比赛全称“世界爱乐压咖啡大赛哈尔滨城市赛”，汇集了哈尔滨一批半专业的咖啡发烧友，半数以上的参赛者是律师、医生和大学老师等高学历精英。他们手中的“大针管”叫爱乐压，一种由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讲师Alan Adler发明的新型烹煮器具，也是近年受“啡友”追捧的潮流新款。

A

咖啡是缓解焦虑的“药”

那场“爱乐压大赛”的冠军是一位哈尔滨80后女律师，事业有成，收入不菲，像这样高学历、高收入、高职位的“三高人士”“啡友”，圈里比比皆是。“玩咖啡”的人都不缺钱，品牌咖啡机动辄数千元，还分为虹吸式、滴漏式、压力式、蒸汽式等好多种。不少资深玩家设备专业齐全，还是“杯子控”，热衷收集成套杯碟，对咖啡豆的品种、产地、加工方式更是讲究，出门旅行随身带着磨豆机和咖啡壶是常规操作。

传说中咖啡圈有鄙视链，金字塔顶端的是产地好、评分高的精品咖啡，接下来依次是星巴克之类连锁店的商业咖啡、胶囊咖啡、罐装咖啡，至于速溶咖啡就“低到尘埃里了”。记者采访中遇到的“啡友”对这个说法一笑置之，但他们不喝“快餐式的商业咖啡”是事实。

“啡友”刘女士让记者感觉到，高端玩家和在星巴克办公的“气氛组”之间确实“有壁”。38岁的刘女士以前是中学老师，几年前生二胎时辞职回家，当了全职主妇。老公是外企高管，外人眼中她是有钱有闲的阔太太，可她说：“每天的日子像打仗，安排一家子三顿饭、接送孩子补课、回家辅导作业、哄老二睡觉……时间长了成

了老妈子。”职业女性的自信被逐渐消磨殆尽，生活琐事把她磨得心浮气躁。

直到她把咖啡当成了治愈焦虑的“药”！

周末把孩子送到兴趣班，刘女士就会去爱建的后窗咖啡“复课”。这里的咖啡达人班每期授课10次，收费1280元，教授咖啡烹煮方法和理论课，像刘女士这样的已经结业的老学员交30元可以随时上复习课。每次学员们动手制作完就是交换品尝环节，大家喝着咖啡品评聊天，聊咖啡制作、文学艺术、时事八卦，也聊孩子升学、婆媳关系，如果有人发牢骚，大家就一起安慰开导。刘女士经常带着自己烤的蛋糕和大家分享，在这里她是开朗爱笑的“小姐姐”、受欢迎的人气学员。她说：“说说笑笑、吃吃喝喝，一堂课过去了，开心了，负能量没了。”

B

“没客人”的咖啡店也赚钱

哈尔滨闹市区的星巴克和costa常座无虚席，那些带着电脑一坐半天的顾客被调侃是“气氛组”。而记者在个工作日走进道里区某图书主题咖啡馆，店内只有两位客人。老板说，这就是工作日的常态。让人不禁奇怪，这样的生意如何撑得起黄金地段的高额房租？

和品牌连锁咖啡店相反，如今很多售卖精品咖啡的店盈利来源不是堂食，而是那些咖啡发烧友。开咖啡课、代理品牌咖啡机、售卖杯碟、外卖咖啡豆……为“啡友”们持续提供输出，两种咖啡店的饮品看似价格差不多，但顾客群几乎没有交叉。去年疫情封闭期间，所有餐饮店停止堂食，损失不少，精品咖啡店的咖啡豆外卖量大幅攀升，其他像咖啡机、滤网、教程书也都订单不断。

“啡友”多数工作很忙，不会没事泡咖啡馆，把这些“三高人群”紧密团结起来不是件简单的事。后窗咖啡经常组织各种文化沙龙，请画家来教“啡友”们画画、医生讲急救知识，还邀请过国际友人介绍自己国家的咖啡文化……更多的是大家一起玩，共同研发桂花咖啡、水果咖啡，用食用色素创作咖啡画。开在老会堂音乐厅里的爱乐咖啡很有年代感，去年办过百年咖啡展，咖啡师拿出古董器具杯碟做咖啡，大家共同“品尝历史”。

偶尔也有剑走偏锋的活动，一位咖啡店老板认为，咖啡发烧友的平均年龄在35



“咖友”参加比赛。

岁左右，大家上有老下有小，他试着组织过一次“咖啡烧烤派对”，“啡友”们带着一家老小去沙滩烧烤，左手咖啡，右手羊肉串，效果特别好。而每年年底在西餐厅举行的“咖啡晚宴”是最正式的活动，参加者要穿晚礼服，遵守西餐礼仪。

C

“咖啡文青”的理想岁月

哈尔滨人对咖啡的喜爱可以追溯到百年以前，资料显示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哈尔滨已有四五百家西餐厅，是本土咖啡文化的源头。20年前各种文艺范儿的精品咖啡店兴起，当时最有名的几家店各有特色，中央大街附近的傲古雅有怀旧的历史感；工大的快乐窗气质洋派，中西合璧；而黑大校园里的后窗咖啡文化氛围浓厚，它们共同聚拢了初代“啡友圈”。

2020年9月，黑龙江大学内的最后一家后窗咖啡停业了。“后窗”在黑大经营十几年，鼎盛时期在A、B、C三个校区都有分店，每晚放映法国新浪潮电影，哈尔滨各大高校的文艺青年都扎在那谈论诗歌、电影、音乐，座无虚席。吧台总有人趴着写小说，写得嗨了就高声朗读分享，如果到了关门时间大家还不想散，就一大堆人转战

到烧烤摊子聊到后半夜。

当年的校园“啡友”如今有人成了流浪歌手，有人做了导演，也有人不再文艺回归平凡生活，校园咖啡馆见证了他们最好的青春岁月。

“后窗”老板朱先生告诉记者，10多年前，一杯咖啡要20多元，对于学生来说很奢侈，他们来喝咖啡其实是为了梦想买单。“从2000年到2010年，那时候的咖啡馆是文艺青年的交流平台，隔三差五就会请民谣歌手、画家、诗人来做文化沙龙。”朱先生说。

D

喝咖啡写成科幻小说

前不久中央大街附近的老牌咖啡店傲古雅搬离了，那里有过很多故事，汤唯去拍过电影《黄金年代》，李健去发呆……心存遗憾的“啡友”转战社交软件上新兴的潮人打卡地——傲古雅哈尔滨大剧院店；5月，索菲亚教堂旁边新开了一家索菲亚街角咖啡，顾客群很年轻，大家喝咖啡、喂鸽子、拍照片；后窗咖啡离开了黑大，但咖啡没有，朱先生还有一重身份是“朱老师”，他是黑龙江大学“咖啡文化”选修课的特聘讲师，这门课已经开了七八年，讲授咖啡的历史文化、鉴赏知识和烹煮方法。起初他担心选课的人太少，没开通网上选课，让学生们现场报名，结果大排长龙，甚至有人因为没选上来找他要说法。这些年他见证了一波又一波年轻人加入了“啡友”行列，把咖啡玩出了新花样。

“有一次的期末考试是写小论文，不限题材内容，和咖啡有关就行。有一位男同学写了篇喝咖啡的科幻小说，说的是在一个重力、温度、气压都和地球完全不同的遥远星球，外星人是怎么烹煮咖啡的，想象大胆，还引用各种物理、化学知识，太有意思了，简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！”朱先生笑着说。



评委在进行评比。

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以咖啡会友，哈尔滨人对咖啡的喜爱由来已久，城中咖啡馆曾是小资人群的聚集地、文艺青年高谈理想的场所，“咖啡社交”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咖啡对于精英阶层的“啡友”而言，更像是一种纽带，通过它来结交朋友、拓宽人脉、学习知识，甚至治愈焦虑。

能让这么多精英人士积极参与的比赛并没有奖金，第一名的奖品是定制版爱乐压和全套专业器具。这些参赛的“啡友”在记者看来，与其说是来比赛的，倒更像是来玩的，获胜者的咖啡被争相品尝，大家一起讨论口味、水温、手法，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

“后编

拍卖/公告

黑龙江省盛鑫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依法公开拍卖：哈
尔滨市道里区埃德蒙顿路 25 号电炉小区 6 号楼 6 单元 302 室，建筑面积 89 平方米，起拍价 78 万元。
拍卖时间：2021 年 7 月 27 日 10 时。
拍卖地点：哈市南岗区先锋路 469 号产业园 A3 栋 1 楼
会议室。7 月 23—24 日在标的物所在地展样。
报名截止 2021 年 7 月 26 日 12 时。
拍卖公司电话：13945102798 齐经理